

柳如是

柳如是

SAOMEI CAIZI
LIU RUSHI

了了村童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扫眉才子柳如是

了了村童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扫眉才子柳如是 / 了了村童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
实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171-1859-6

I. ①扫… II. ①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6376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文字编辑: 李琳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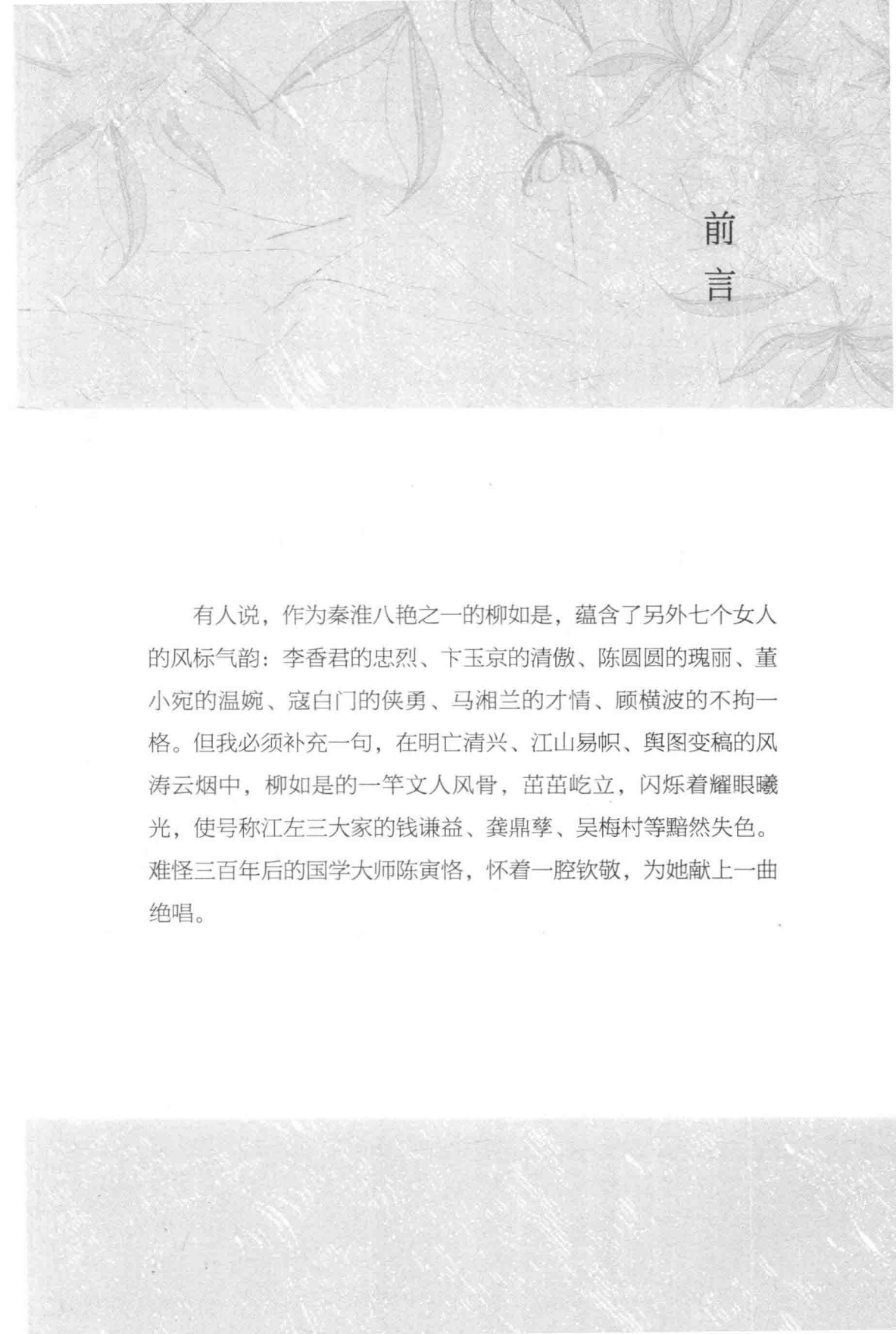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6.25

字 数 282千字

定 价 38.00元 ISBN 978-7-5171-1859-6



前言

有人说，作为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，蕴含了另外七个女人的风标气韵：李香君的忠烈、卞玉京的清傲、陈圆圆的瑰丽、董小宛的温婉、寇白门的侠勇、马湘兰的才情、顾横波的不拘一格。但我必须补充一句，在明亡清兴、江山易帜、舆图变稿的风涛云烟中，柳如是的一竿文人风骨，茁茁屹立，闪烁着耀眼曦光，使号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、龚鼎孳、吴梅村等黯然失色。难怪三百年后的国学大师陈寅恪，怀着一腔钦敬，为她献上一曲绝唱。

目
录

引子 / 1

第一章 娇杨嫩柳 雏凤新声 / 3

第二章 松江访友 初浴爱河 / 43

第三章 南园文会 红楼热恋 / 79

第四章 量珠以聘 难动芳心 / 131



第五章 钱柳结缡 惊世骇俗 / 155

第六章 巡江马上 桴鼓军前 / 185

第七章 清水汨罗 取义全节 / 211

第八章 风雨寒柳 遗恨绵绵 / 239

尾声 / 250





引子

盛泽镇地处江浙交界，北靠苏州南邻嘉兴，襟带吴江而环抱太湖，距离东、西小洞庭仅一浆之遥，山清水秀，土肥民丰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。镇上大大小小的缫丝作坊连绵十几里，经纬机杼之声通宵达旦。万历以来，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，盛泽镇的丝绸远销东南亚各国。一时间，各地来盛泽采购丝绸的商人云集，丝行绸店星罗棋布，多达数百家。青石铺筑的街道上，行人摩肩接踵；垂柳掩映的河道上，船只来往如梭。富商大贾携万金而来，纷纷买地造楼，建起华丽的会馆。盛泽一带又是明末党社文人频繁活动的基地，繁荣的经济与发达的文化促使民风早开，声伎风流盛于一时。

一条小河横穿盛泽镇，河上架着玲珑的小桥，名为柏家桥。走下柏家桥只需再行几步，便看见一片水清水净的楼房，这便是声名远播的妓馆归家院，又称十间楼。归家院的主人名叫徐佛。

徐佛字云翔，能诗擅画，艳名噪于一时。她手下的那帮子美姬，个个慧传声诗，妖冶动人。王孙公子，富商巨贾，趋之若鹜。

第一章

娇杨嫩柳

雏凤新声





阳春三月，天气晴和，一片明丽。从柏家桥走下一顶紫色小轿，悄没声息地进了归家院。轿子停稳后，随从揭开轿帘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。老者方面大耳，一身绛紫色的杭绸，缘了盘蛇样的花边，每个钮扣处绣了一朵朵小小的金钱菊，颌下几根稀疏的胡子，手中把玩着一块绿玉龟，大模大样地站在院子中央。这就是吴江县的人头——吴江故相周道登。

周道登，字文岸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天启七年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，后加太子太保，晋文渊阁大学士。他性格木讷倔强，刚愎自用，不喜矜饰。有一次他侍朝默笑，熹宗看见，问他为何发笑。他既不回答也不谢罪。熹宗觉得奇怪，但未深究。退朝后相国钱龙锡又问他此事，他回答说：“已笑矣，奈何！”钱龙锡听了，更感到莫名其妙。他自私贪婪，胸中学问不多，在朝廷奏对时显得粗鄙浅陋，常常传为笑柄。崇祯二年，受御史田时震等联名弹劾，遂罢官归隐。回到吴江故里，无所事事，纵情声色，常串歌楼妓馆。这天他读书读得烦腻，便来归家院散心。

周道登挥了挥手，管家便到芸翠轩去唤徐佛。

“徐姑娘不在院中。”随着一声娇嫩的回答，从芸翠轩中走出一名细细的小女子，白白的，嫩嫩的，如一株出水的小荷，一对大眼睛在娇嫩的脸上忽灵灵地闪动。

听说徐佛不在，周道登有些不悦，烦躁地问：

“梁道钊呢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张轻云呢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.....

问了一大圈，几位红牌名妓均不在院中，原来这天是三月初三，正是妓家吊柳七（即柳永）的日子。此风兴起于宋代，妓女成群结队携酒食到郊野，筑起柳七坟，挂纸钱祭扫，又叫“上风流冢”。所谓“乐游原上妓如云，尽上风流柳七坟”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到了明末，吊柳七已演变为踏青游。这天徐佛正是带领院中的十几位姐妹，到东山岛踏青野游去了。

细女子将以上情况告诉了周相爷，周道登蹙紧了眉头，手中的绿玉龟频频转动着，眼光突然落到面前这细嫩的小女子身上，她一身翠绿绸衫，在春风中微微漾动，细细的，柔柔的，漾成半天幽幽的涟漪，归家院顿时幻化成一汪碧波粼粼的太湖，碧波中跳动着两只小小的尖尖的红鞋，像两只活泼欢跃的金鱼，一会儿跳到周道登手上，一会儿跳到周道登肩上，霎时小红鞋变成一双狡黠的星眸，在周道登面前烁来闪去。周道登紧蹙的眉头慢慢展开，胖脸上的笑意也漾成一片水波。

“小女子，你是徐姑娘的什么人？”周道登问。

“是徐姑娘的丫头，也是干女儿。”

“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杨，名云，字朝云，又名云娟。”

周道登拍着手中的绿玉龟念念有词地说：

“云娟，朝云，啊！那个小名叫阿云的是不是？”

细女子点了点头。

周道登瘪着嘴巴，舒心地笑了：

“阿云，随我一起到垂虹桥观赏观赏太湖春景，好吗？”

阿云忽闪着一双星眸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徐姑娘安排我看守芸翠轩，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。”

周道登将院中打杂的娘姨叫来，给了二两银子，简单地安排了几句话。那娘姨满脸堆笑，谄媚地说：

“阿云，能侍候周相爷，可是老天赐给的福气。芸翠轩的事交给我好啦。还不快去！”

这时周府的管家已在外边叫来一顶丝光缎子小轿。周道登从侍从手里接过一个檀木匣子，从匣子中拿出一挂三星珍珠项链，伸手欲挂在阿云的脖颈上。阿云急抽身退了几步：

“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周道登将珍珠项链纳入匣中，交给站在一旁的娘姨，请她代阿云收着，然后牵着阿云的手，请阿云上轿。

阿云不再推辞，转身跟娘姨交代了几句，袅袅婷婷步入轿中。

垂虹桥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十八孔长桥，像一条长龙，衔着碧波烟水，卧在浩瀚的山光水色中，凌空伸入太湖，一直伸向湖中的垂虹亭，桥与亭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座气势磅礴而又玲珑飞动的建筑。桥有画栏，飞云展彩；亭有翘檐，勾心斗角。无风浪起，碧云白花，水天迷濛，淼淼无涯，人在亭上，宛若置身虚无缥缈的九天仙境。

周道登携阿云走上垂虹桥，注目海天，遥望绰绰青山林树，禁不住叹道：“呀，真是大好春色！”回头问阿云：“来过垂虹桥没有？”接着大讲游山可以健身，玩水可以养性的道理，说经常出游，可以吸纳大千精华，培养胸中的浩然之气。最后问阿云：“你为何不经常出来玩玩？”

阿云嫣然一笑：

“一个院中的丫头，哪有周老爷那份闲情逸致？”

软软的话中藏着骨头，周道登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这位小女子，觉得她人小心大，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。

迈上一段桥拱，再缓缓步下，来到瀛洲回环处，碧绿的莲荷间跳跃着一朵又一朵雪浪花，似冰霰，如碎玉。阿云鲜红的绣鞋在雪浪中盈盈颤动，但始终没有溅湿鞋底儿。团团簇簇的垂柳，从水中秀出，柔软的枝条一绺一绺拂着水面，叶儿油绿滴翠，长得那么茂盛。周道登搬动一簇柳枝，正好纷披在阿云的肩上，将那张粉嫩的脸儿罩



住，如乱云罩住了一轮旭日，阿云嫩笋般的手指牵起一根柳丝，含在嘴边，默然不语。周道登情绪亢奋，摇头晃脑地朗诵起来：

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……”

阿云轻轻摇了摇头，周相爷把她说成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荷，她并不满意。她松开唇边的柳枝，轻声细气地朗诵起来：

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……”

周道登感到惊异，热切地赞扬阿云：“你就是洛神！你就是洛神！”又有些不解，这么小小的年纪，怎么会有如此学养？寻问阿云家世如何，从师于何人。

阿云告诉他，自己祖籍嘉兴，父亲是个塾师，她从小就受到诗文翰墨的熏陶。父母亡故后，族人将阿云卖入归家院，徐佛待阿云亲热，把阿云当干女儿养着，专门延请名师陈眉公老人传授歌舞乐艺、丝竹管弦，同时教习诗词歌赋，这篇《洛神赋》，就是陈眉公师傅传授的。

提起陈眉公老人，周道登微微冷笑：

“余山陈眉公，小有名气，这老头虽学识渊博，遗憾的是一生结交风流浪子、名姬才媛，浮浪中消磨了才华，没有取得丝毫功名，只能做一个风流教主……”

听周道登言谈话语间对自己的恩师有些不恭，阿云心中不悦；但在这位有钱有势的人物面前，不宜多说什么，只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，转身向垂虹桥奔去。

周道登一面追赶，一面喊着：“阿云，我要跟你比一比，看谁先登上垂虹亭！”他晃着胖墩墩的身子，在桥拱的漫坡上大步攀登，阿云的绿绸衫在他眼中幻化成一抹绿色的风，半天绿意间跳动着两只小小的红鞋，如同两尾鲜红鲜红的鲤鱼，在眼前一闪一闪。他步履越来越沉重，汗珠一串串滚下来。

阿云已经登上垂虹亭的最高处，腰间的红帕子如同勃勃燃烧的火苗。

周道登越急越跑不动，有几次险些滑下桥去，他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上了亭子，乘势抓住阿云的一只小脚，喘吁吁地叫道：

“小精灵，可逮住你了！”

阿云急忙躲闪，亭子方圆咫尺，无可周旋，周道登握住阿云葱白似的手指：

“阿云，跟我到相府去吧？”

阿云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里泛起几分恐惧，连连摇头。

“进了相府，天天有人侍候着，天天作诗画画，天天游山玩水，你就真的成了洛神了。”周道登笑咪咪地说。

“不不，我不能离开徐佛姐姐呀！”阿云挣脱周道登的手，急步冲下垂虹亭。



已是仲春大忙季节，盛泽镇归家院前一如既往，车响马嘶，穿绸着缎的人们络绎不绝，有巨绅富贾，也有王孙公子；有官府胥吏，也有文人士子；有翩翩少年，也有白发老人。他们来到这里，要么吃喝玩乐、歌舞弹唱，要么吟风弄月、放浪形骸。与忙在田里的农人决然是两个天地。

这天从柏家桥上驰来一辆敞篷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位儒生，车后颠颠簸簸一溜小跑地跟着一名小厮，马车在归家院门前还没停稳，看门的老苍头便高喊了起来：

“张老爷到！”

徐佛在前，张轻云、梁道钊、宋如姬、周素茹、黄皆令等一群姑娘，如同一群花蝴蝶儿，扑了上来，把这位张老爷引到芸翠轩里，莺声燕语，问长问短：

“张老爷，怎么这时辰才到呀！昨儿接到您捎来的信笺，一大早我们就等着呢！”

“两年不见了，张老爷还是这么精神！”

张老爷接过徐佛递来的热手巾揩着额头，哈哈笑着说：“早该到的，船行顶风，缠绕到如今。”

“张老爷这两年早把俺姐妹给忘了！”徐佛三分嗔怪七分高兴地说。

“哪里哪里！在下性情狂放，行止难以预计，尽管山踪水影，旅途疲惫，总不敢忘记诸位大姐。”

躲避在徐佛背后的阿云，闪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忽忽闪闪，暗想：昨儿就听

几位大姐说了，这位马上到来的张老爷，是位名扬海内的大才子，今见他四十岁开外，白净面皮，腮边黑黑的髭须，风神潇洒，器宇轩昂，神采奕奕，一袭蓝缎子海青长衫，头戴儒巾，脚着朱履，果然是儒雅风流。这时徐佛捧上一只成化窑的茶瓿，递到张老爷手中，张老爷啜了一口，道：

“呵，谷雨前的碧螺春，对吧？”

“正是正是，这叫客雅茶则雅，只有张老爷才有如此高雅的饮趣。”徐佛连连点头。

张老爷一边啜饮一边谈起了他的茶经：

“这碧螺春产自太湖东山碧螺峰，因形卷曲盘绕，如同细螺而得名，青而不腥，细而不断，茶汤澄碧清澈，叶底嫩绿明亮，看似龙宫绿玉，香气绵长，品味醇厚。”他啜着瓿中的茶汤，说得兴浓，摇头晃脑地吟了起来，“不让黄山炫毛峰，敢与祁门斗红纱。”

众姐妹交口称赞张老爷的才学。阿云虽躲在徐佛身后，也跟着点头。

这时张老爷在众人缝隙中，突然瞧见一个小小的美人儿，只觉眼前一亮，忙招了招手道：

“不曾想这树叶里还藏着画眉鸟儿！”

徐佛把阿云拉到前面来，说：

“快，给张老爷请安。”

阿云趋前给张老爷道了万福。张老爷十分谦恭，急忙站起来说：

“在下山阴张岱，号宗子，人称蝶庵居士。”

阿云嫣然一笑道：

“啊呀，原来张老爷就是写《道古》的大名士。张老爷的大名，小女子早已铭刻于心，只是无缘谋面，这叫‘名不副实’。”

“咦！”张岱十分惊奇，“小小女子，读过我的《道古》？”

“张老爷不信？您考究的那些古名古姓，小女子依稀记得。”说着，阿云嘟嘟噜噜背诵了一大截，“尧，姓伊祁。帝喾，名夔。成汤，字高密。彭祖，姓钱名铿。老子父，名乾，字元果。杜康，字仲宁。鬼谷子，姓王，名诩，河南府人。杨王孙，名



贵。这位杨贵，正是我的祖宗呢。张老爷还不知道，小女子我也姓杨。”

阿云这一席话引得满堂人都笑了。张岱捉住阿云玉笋般的小手说：

“看来，这不但是个美人坯子，还是小才女呢！”

阿云被张岱说得有点不好意思，羞涩地勾下脑袋。徐佛胸中悦意，连声喊：“阿云，快给张老爷斟茶。”

这天晚上，徐佛以归家院主人的身份，设宴欢迎张岱，芸翠轩烧起通宵红烛，茶几上摆着一尺多高的螭首古鼎，镂空的花纹里吐出袅袅轻烟，氤氲馥郁，满室芬芳。张岱被众姐妹请上首位，他啜着香茶，环顾四壁，见悬挂的字画多系名家手笔，书架上玉轴牙签，陈列得井井有条，多宝柜里摆满了珍奇古玩，琳琅满目，窗台上红绒布罩着瑶琴一架，窗檐下吊着扫云的风婆婆，双手抡帚，悠悠盈盈，一脸滑稽相，大概是主人徐佛的杰作。张岱禁不住在心中暗暗赞道：“好一个清雅的所在！”

这时阿云托了一个青花瓷盘，盘里堆着些笋芽样的玉兰花朵，满屋散着活鲜鲜的清香，阿云给每位姐姐襟上别了一朵，最后将一朵最大的别在张岱衣襟上。张岱使劲儿嗅了嗅香气，挽住阿云，强行将她按在左边的座位上。

“不行不行，这是徐姐姐的位子，我哪有这个身份陪老爷！”阿云急得连连挣扎着。

张岱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：

“小美人，恰如这一瓯盈盈溢溢的碧螺春茶，清雅之极，可人之极，今儿我不许任何人作陪，非要阿云作陪才行！”

众姐妹听了，一起拍起手来，又笑又闹：“从今儿起阿云是咱归家院的花魁了！”“徐佛是妹妹，阿云是姐姐了！”

阿云面红耳赤，忸怩起来，徐佛按住阿云：

“要你作陪你就作陪，只要张老爷悦意，我不嫉妒就是了。”

“徐姐姐不嫉妒俺还嫉妒呢！”梁道钊、张轻云等七嘴八舌，吵吵嚷嚷。

“若是张老爷喜欢，干脆把阿云带走好了，免得在院里占尽了风流，众姐妹没了立足之地。”

这场迎宾宴会，好像主角不是张岱而是阿云了。大家饮了许多酒，说了许多话，